

「各位同工，社會福利署分區化的計劃是爲了加強與志願團體在地區上的合作及分工，使社會服務更能夠符合社會需要，分區化並不會妨礙社會福利署與志願團體的關係，只會加強而已……」在演講台上的政府福利署大官滔滔不絕的發表他的偉論，而台下自然鴉雀無聲。雖然目前能源管制，但在這間設備一流的福利大廈內，空氣調節系統發出來的冷氣卻處處有聲，這個冷度當然高過政府所建議的廿六度了，使到一些身體比較單薄的聆聽者感覺一點寒意。李俊雄坐在最後第二行，雖然遠離講者有廿碼的距離，但對講者的一舉一動都十分留意，李俊雄心想：究竟一會兒演講完畢後，在茶會上許助理署長會不會主動走過來同我打下口較。記得當年大家一齊畢業，他便入了衙門，自己不覺間也在青記工作廿年了，人家幾年昇一昇，現在已經貴爲助理署長，而自己卻始終如一，雖然衰衰地還是負責一個中心，但與許助理署長卻差了一大截。

正思索間，會場聽衆禮貌式的掌聲打斷了李俊雄的思路，大家都離開了坐椅，李俊雄猶豫了一陣，便忽忽的趁着人羣的移動，從招待茶會的休息室的橫門，靜悄悄的離開，連讀完預科剛入行的小張想追上去也趕不及。

演講室在二樓，李俊雄也懶得等LIFT，從走樓梯直截了當的走落地下，經過地下停車場，在離門口不遠的車位正停泊着一輛簇新的「寶時捷」，79年款，他認得這是助理署長簇新的名廠車，李俊雄知道老許從小便喜歡揸車，剛畢業的時候，便考到車牌，初時老許揸的也不過二手的「摩地雞」、快意，但玩玩下，現在已經是一年換一部的境地，而自己呢？當李俊雄想到這裡，心中便有些鬱悶。

「撞鬼你呀！行路唔帶眼，趕住去投胎？」

「對唔住，對唔住。」李俊雄連忙向那位與他撞個滿懷，肩上抬着一籮垃圾的清潔女工道歉，便忽忽朝着隧道巴士站走去。

初夏的太陽雖然不太猛烈，但下午三、四點在巴士站干等近廿分鐘也不是滋味。好不容易才有一輛大巴士斯然駛來，但車上已經站滿了搭客。巴士站的人羣像往日一樣一窩蜂的湧上，但始終只擠上三、四位。幸而過了一會兒，另一輛搭客疏落的大巴到站，李俊雄也跟着人潮魚貫進入那輛龐然大物。

巴士司機冷冷的面孔，毫無人際關係的催促聲，夾雜着人潮急速的脚步聲，使李俊雄無從聯想到他的社會工作與這些人的關係。每次這樣情況之下，李俊雄總是對自己工作更加缺乏信心，覺得自己的渺小；一種無可奈何的思想便湧上心中。

李俊雄還記得，前兩天總會新來的程序

幹事到他負責的中心巡視。李俊雄不甚爲意，因爲總會的程序幹事經常走馬看花式，做不滿一段短時候便轉職或昇學，總之一年換一個、年年都有新作風，這位新上任的幹事也是一樣，剛讀完大學，一畢業便要負責幾個中心的監督工作，但是卻一點實際的工作經驗都沒有（雖然在大學唸書時有幾個月實習），但又自以爲理論豐富。李俊雄也不止見過幾個這樣的人了，所以他靜觀其變，拭目以待，準備觀看這位新上司怎樣發揮他的雄圖偉略。

「李先生，中心的報告爲什麼這樣簡單，連小組的GROUP DEVELOPMENT都有寫，這叫做什麼YOUTH WORK呀！真係NON-PROFESSIONAL。」這位新上司一輪機關槍便掃過來，中文之中夾着幾句英文的社工專用名詞。

「林先生，中心十幾二十個小組，如果每個都做詳細的小組報告，我寫報告已經寫晒D時間呀！咁我唔使做其他嘢？」李俊雄一臉不高興的回答。

「雖然係咁講，但現在SOCIAL WORK要講求PROFESSIONAL，唔似以前只係追求FIGURE，我哋要注重小組發展，個人輔導，工作的特色、創新……」這位姓林的程序幹事滔滔不絕的繼續發揮他的看法，李俊雄也沒有心情聆聽，但當這位剛踏上象牙塔的程序幹事說：

「咁攞法，係唔係SOCIAL WOR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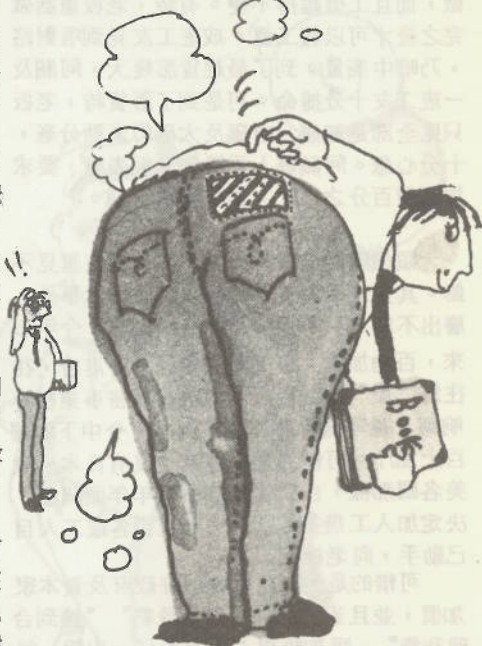
「林先生」李俊雄抑禁着內心的不滿，用平淡的語氣回答，「我做咗廿年，都係咁做，如果唔係入錯機構，我現在已經唔止升高過你幾級，我個同學老許現在不是做咗助理署長，佢的學歷同我不是一樣。」李俊雄停了一停，望一望對方的反應，又繼續自己的發言：

「我賣身俾你哋機構，捱咗廿年，現在又不是得個吉，我都曾經一腔熱血，希望攞好工作，但係做來做去，又係咁多丁人，每個禮拜返足六個晚上始終毫無怨言，但總會對我做過七嘢？沒有級升不在話下，而且重話我哋DEADWOOD，NON-PROFESSIONAL！」

「林先生，你好命，一畢業就做我上司，但講真一句，我做咗廿年的經驗，真係唔及你哋二、三年的大學理論？」李俊雄連最後一句本來唔想講的說話也在興起之際衝口而出。

一陣急促的煞車聲，隨着乘客身體向前衝動，原來前面的十四座小巴爲了搶客，突然煞車。李俊雄才從車外的建築物，發覺已經過了應該下車的站頭。但他心中的鬱氣還未宣洩，便心想：「TILL，不如去睇場毛片，發洩悶氣，好過返去悶親。」

社工，Till，不如去睇場毛片



柳華川